

孔雀

孔雀

創造孔雀是大自然的虛榮心
那樣的豪華奢侈
可能是在滿佈多彩晚霞中被
塑造出來的——

三島由紀夫・向田邦子・井上廈
筒井康隆・永井荷風・國木田獨歩

孔雀

日本近現代文學選集

雀 孔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三島由紀夫……等
編譯者：林水福
美術設計：陳曉文
出版本社：世茂出版社
發行負責人：林正中
郵政劃撥帳號：○七五〇一〇〇一七
地點：台北市潮州街59巷5號
電話：(01)二五七二七五七一八
印 刷者：東雅彩色印刷公司
定 價：新台幣 80 元整
新聞局登記證版台業字第三〇八號
法律顧問：謝新平 律師
地址：台北市廈門街99巷8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

出版緣起

身處繁張忙碌的現代社會，您是否常將匆忙的脚步停駐在書香世界中？而在衆多的圖書種類中，是不是文學作品最能滿足您心靈的欲求、美化您的思維、調整您緊張的生活步調？

坊間的文學書可大分為本國文學和翻譯文學兩類。本國文學方面，自是百家齊放，琳瑯滿目；相形之下，翻譯文學就顯得比較薄弱，尤其是純文學方面，除了西洋文學名著的出版較有系統、較為可觀之外，其他像西方與東方最新的文學作品對國內的讀者來說，仍是十分陌生的。就日本文學來說，坊間的譯本一向較少，不然就是偏限於少數幾位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學為數眾多的優秀作品中，實有遺珠之憾。

有鑑於此，本社特聘學者專家策劃譯作一些好的文學作品，不管是西方文學，

東方文學或是本國文學，只要是優秀的作品，我們都有責任將它介紹給讀者。

這一系列的第一本書「孔雀」，我們請到輔仁大學日文系系主任林水福先生為我們編譯了日本近現代文學的短篇代表作，集不同作家不同風格的作品，帶領讀者一窺日本文學的堂奧。

往後我們將搜集更多好的作品，逐冊出版，希望能帶給讀者們豐富的心靈宴饗，在出版過程中，更希望能得到廣大讀者們的迴響與指正，如是，則將是我們最大的榮幸。

目錄

前 言

筒井康隆

尋母

退休日的慶祝晚宴

向田邦子

花名

父親的道歉信

井上廈

鍋中

79

63 47

23 9

1

國木田獨歩

少年的悲哀

春鳥

永井荷風

告別巴黎的最後一天

單身之旅

三島由紀夫

孔雀

159

147 133

119 109

中國現代文學要能開花、結果，縱的方面要汲取傳統之精華，若是忽視傳統猶若嬰兒斷臍，何能自母體攝取營養？橫的方面要多向前進國家學習，現代訊息傳達迅速，無視於國際的變化，將形成閉關自守，無法獲致大幅度進步，乃爲可見之事實。

近代日本一則埋首於古籍研究，自傳統文學中挖掘精華部分，透過文部省補助、學校獎助等多條管道，得以將專門（但銷售量小）書籍印行，藉以鼓勵研究者，且用以教育下一代；二則大量翻譯外國的好書，日本翻譯事業之蓬勃，在國際間素有佳譽。

目前台灣書肆中，日本文學的翻譯

前言

， 在量上也相當可觀，但是距離理想，或與美國作品中譯相比較，仍嫌不足，在這裏我個人認為有些缺點尚待改進。

一、翻譯對象之選定：為什麼要翻譯這位作家的作品？理由何在？會有那些答案出現，可能大家都想像得出。經過精讀，甚至下過工夫研究後，始動筆翻譯的，恐怕不多。坊間看得到的日本文學的中譯，有許多是劣作，根本不值得中譯，介紹給國內讀者。同學中也有兼事翻譯的，曾向我說看過的日本作品水準都很差，想不出日本作家水準這麼低，為什麼國際間對日本近現代文學的評價會那麼高？事實上這不是整個日本作家水準的問題，而是國內翻譯選定對象之偏差。好的作品，無論是純文學或大眾文學應該多譯、多介紹，至於有些迎合中下級讀者，只為賺錢的作品，實在不必再浪費人力、物力翻譯了。

二、翻譯對象偏限於少數作家：光是近代文學或現代文學作家簡介，即可輯成厚達數百頁之辭典或事典。目前國內偏重於如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芥川龍之介及星新一、松本清張、三浦綾子等作家，而且同一位作家的作品又大多重覆再譯。重譯並非不行，但要是譯文非特殊之處則應避免重譯。事實上，已成名作家的好作品也很多，絕不是目前市面上看得到的譯來譯去就是那些作品。

三、譯者本身水準參差不一：坊間看得到的譯作，有些往往沒有前言也無後語。個人認為這除了暴露出譯者本身對作家、作品並無基本上的認識之故，對讀者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我個人的經驗告訴我：一本書要是沒有前言或後語的就不必再多花時間翻閱，萬一買了大多會後悔。國內文學批評做得還不夠，尤其是對翻譯作品的批評，一向闕如，這也是造成國內翻譯粗濫的原因之一。

四、對翻譯理論的研究：假如翻譯是一門學問的話，也應該有它的理論存在，這點是否成立尚待賢達先進有以教我。

自嚴復之後，談翻譯即以「信、達、雅」為最高準則，近閱周兆祥先生在「翻譯的準則與目標」（詳見「聯合文學」第20期）中所談的，有大快人心之感。這是我個人所見第一篇以文學理論來探討翻譯問題的論文。以「達」而言，本書中選譯的向田邦子及井上廈的作品，原文本身即不「達」，硬要譯成「達」文，則原味盡失，當然顯不出原作者的獨特風格。另外如能參閱葉維廉先生的「與作品對話（傳釋與初探）」（「聯合文學」第22期），對翻譯的理論當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筆者忝列杏壇，主要講授「日本文學史」「日本古典文學」「日本名著選讀」（近現代文學），於授課之餘，深感把好的作品介紹給國人也是我個人應盡的一份責任與義

務，因此，不揣淺陋試譯了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在課堂上與大三、大四同學們共同研讀過，且深獲同學們喜愛的作品。

如以純文學、大眾文學的簡便方式來區分，則除了筒井康隆、井上廈、向田邦子之外，皆屬純文學。在這裏純文學與大眾文學並列的用意是，希望把不同風格、品味殊異的作品一起呈獻給國人。

感謝世茂出版社社長簡泰雄先生及經理林俊佑先生的鼓勵與支持；另外日文系今年畢業的潘亮文同學、三年級的蔡美娟同學及社會工作系朱砾瑩同學幫忙謄稿，始能早日與讀者見面，在此同申謝忱。

林水福

一九八六年八月
于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在這本選集中，筒井的作品，可能會被視為異色作品？！

筒井康隆

現年五十二歲的筒井康隆有三次被列為直木獎的候選人，但最後均告落選。第一次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作品是「越南觀光公社」。第二次是同年七月，作品是「非洲的炸彈」。第三次是一九七二年七月，作品是「家族八景」。

雖然如此，但可別因而小看了他。

國內讀者對他可能較陌生，因此特將他的簡歷列述於後，幫助讀者了解筒井康隆這個人。

一九三四年出生於大阪市。父親筒井嘉隆歷任大阪市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



一九四一年，在中大江小學，因智能測驗 I.Q 一八七而被編入特別班。

一九四七年，開始對手塚治虫傾倒。向『漫畫少年』投稿。

一九五三年，入同志社大學，專攻美學、藝術學，加入劇團青貓座。第二年八月參加青貓座公演，甚獲好評。報界稱「關東仲代達矢，關西筒井康隆」，視為明日之星。

一九六〇年六月，受江戶川亂步賞賜；「每日新聞」「週刊女性」等皆為文介紹。

一九六四年七月，舉辦第三次日本 SF 大會大阪大會，任大會總指揮。十二月加入日本 SF 作家俱樂部。

一九七〇年八月獲 SF 獎——星雲獎。此後並於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連續四年獲得此獎。

此外還舉辦過兩次全日本中華涼麵祭，且任第二屆會長。並出版過『筒井康隆全漫畫』。

從上述簡歷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筒井的多才多藝；是一位精力旺盛、興趣廣泛的作家。

日本學燈社發行的『國文學』雜誌以筒井康隆為研究對象的專號，副題為「現代文學的實驗工作室」內有筒井康隆與松田修（法政大學教授）的對話，及漫畫家永井豪，

音樂家山下洋輔，作家小林信彥，評論家尾崎秀樹，奧野健男，及多位專家學者從各種不同角度來探討筒井的作品。說明了筒井在日本文藝、學術界所佔地位的重要。接觸他的作品之後，我個人也相信筒井在文壇的重要性會與日俱增，值得國人注意與研究。

這裏選詳的「尋母」及「退休日的慶祝晚宴」兩篇，都在課堂上和同學們一起研讀過，一般反應極佳。「尋母」原文是以大阪方言寫成，更為詼諧有趣。

要是拿筒井小說中描繪的世界與現實相對照，或許您會說那有這種事，真是荒唐無稽！不錯，的確如此。可是只要您讀它，就會一口氣讀完它。筒井把異常的事件當做現實來寫，技巧純熟收放自如，充分掌握住存在於人內心的不安與恐怖的本質。換句話說筒井小說所構築的世界是把異常當正常，把正常又當異常來寫，宛如把鏡中的世界當成是真實的世界一般的描寫手法。

「啊！你在家啊！」

「哦，你？你不是老大嗎？是老大沒錯吧！」

「混球！那有連自己兄弟都給忘了的？怎麼搞的！你這傢伙從傍晚起就喝醉成這樣子！」

「我孤家寡人一個，回到家除了喝酒之外，還能做什麼？倒是老大你好久不見了，什麼時候飛回大阪的？」

「把人說成候鳥似的。偶而回到大阪，我能去的地方除了這裡還有那裡呢？我是剛剛才下大阪車站的。哎呀！你這房間還是髒亂不堪！」

「髒亂得實在夠瞧的了。」

「真絕呀！會弄得髒亂的東西倒是

尋母

一個都沒。像這樣子到處都是垃圾要睡那兒呀！看看這些垃圾、破碗、速食麵的塑膠袋、破襪子、包橘子的報紙、棉花都露出來的椅墊，還有髒兮兮的小孩，嘢——小孩睡著了，這是誰的小孩？是你的嗎？」

「我怎麼會生小孩？」

「這道理我也懂，你是男的怎會生小孩；我是問是不是你讓女人生下來的？」

「不！我還沒娶老婆，不會有小孩的。來吧！老大，喝一杯。」

「我不是老早就跟你說過了嗎？我酒量很差，你這傢伙，每次我來都看到你在喝酒。這麼一大瓶都快給喝光了，真的是你一個人剛才喝掉的？」

「不是剛才，而是喝了一個小時才喝掉的。」

「會酒精中毒的呀，這種生活是不行的。」

「反正我已經酒精中毒了，又不像老大你頭腦那麼好，也不能像老大在東京的公司上班，再怎麼說我只不過是個計程車司機罷了！」

「不要那麼大聲好不好？你看！孩子都被你吵醒了。幹嘛氣得那樣子。」

「我當然生氣！你偶而回來一下，就跟我唸經唸個不停。」

「不是唸經呀！我像是會唸經的人嗎？在東京的公司上班，聽起來很神氣，其實不